

清末高密出土的秦代石权

□孙涛

度量衡是古代用于计量物体长短、容积、轻重等器具的统称。其中，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，测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，测量重量的工具称为衡。衡，实为权衡，衡用以测量重量，类似于秤杆。权，古人称其为“秤锤”，作用类似于秤砣、砝码。秦朝灭六国后，统一了度量衡，并规定了衡量重量的标准砝码“秦权”，多以铜、石制成。秦权上一般都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的诏书，历史价值极高，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，清代以来金石大家陈介祺、端方、吴大澂、罗振玉都热衷于收藏此物。

清朝末年，高密曾先后出土秦石权二枚，先出一枚为黄县丁树桢所得，后出一枚为吴大澂所得。丁树桢（1861年-1915年），字干圃，号仲立、陶斋等，候选知府钦加三品衔加三级，赏戴花翎，诰授从一品荣禄大夫。丁树桢家业丰厚，富于收藏，门类涉及青铜器、石刻、封泥、陶器、古钱币、瓷器等。其中，商周青铜器、石刻、封泥等颇成体系，是清末山东金石收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，有《海隅山馆印存》一卷行世。丁氏收藏的部分青铜器、石刻、封泥，后又为周进所得。周进（1893年-1937年），字季木，室名居贞草堂，安徽人，清两江总督周馥之孙，著名金石藏家。周氏家族自清末以来，家族鼎盛，名人辈出，对于金石收藏、研究亦是情有独钟。1928年，周进从弟周明泰编著了《续封泥考略》，对陈介祺、吴式芬所编著的《封泥考略》有了进一步的补充，书中采用的齐地封泥，多系周进得之于丁树桢。周氏封泥，后归族甥孙鼎，上世纪70年代，孙鼎先生举其所藏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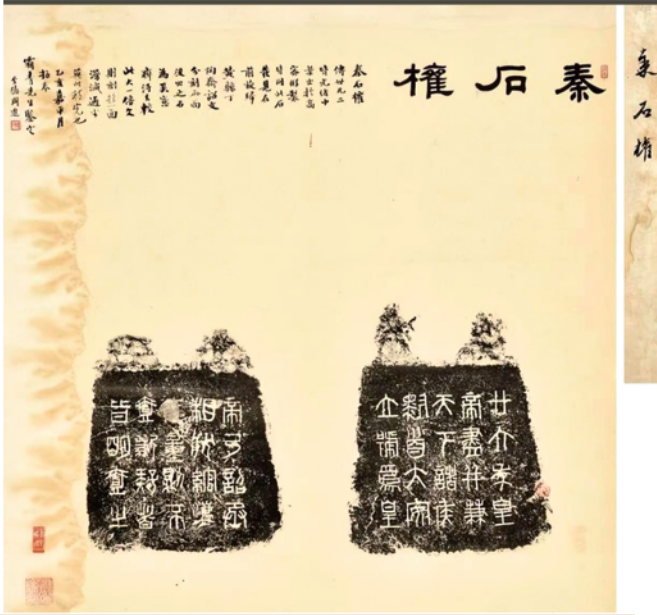
丁树桢所藏的高密出土的秦权亦被周进所得，成为了周进的心爱之物，并作拓赠予友人品评。如他在赠给治印名家冯衍铎（字霜青）的《秦石权》拓片上跋曰：“秦石权，传世凡二，皆光绪中叶出于高密，形制皆同此石。发见在前，旋归黄县丁陶斋，诏文分刻两面，后出之石为吴恣斋得去，较此大一倍，文则刻于一面，漫灭过半，无此精完也。乙亥（1935年）嘉平月，拓奉霜青先生鉴定。至德周进。”跋文叙述了两件石权的出处、去向、形制、大小、文字样式等重要信息，丁氏所得石权诏文分刻两面。石权拓片，周进还曾赠予堂兄、曾任全

国政协副主席的文物鉴赏家周叔弢，周叔弢题跋曰：“秦石权，旧藏黄县丁氏，己未（1919年）春归家弟季木，由黄县运天津。时度量之度字为他石磨损，不损本世存无几……”由跋文可知，周进获得此石权是在丁树桢去世后，运输途中石权与其他石刻互相磨损，权上的“度”字从此不清楚，而文字完好的拓片版本都是之前丁氏所拓，存世无几。

高密出土的另一枚石权为吴大澂所得，未见著述，今已不知去向，令人惋惜。



▼周进题跋的秦石权拓片



一叶落而知秋，归雁鸣而知寒。人们总喜欢用“万花凋零”来形容秋天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芦苇丛中的那片白色海洋，才是秋天最美的风景。

秋天的芦花，是大自然笔下的华美诗篇。它美如画卷，如梦如幻，轻盈飘逸，在秋风中低吟浅唱，见证着秋日里最后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你看，芦花从流传的诗词歌赋中翩翩走来，古韵飘逸，美景佳句，妙极成章，让人沉醉。

《诗经》里就有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的记载。这蒹葭就是青青芦苇开出的白花，即芦花是也。露水成霜，芦花飘飘，向往着思慕的心上人站在河对岸的一幕，结局令人唏嘘。

唐代诗人雍裕之的《芦花》：“夹岸复连沙，枝枝摇浪花。月明浑似雪，无处认渔家。”生长在沙滩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花，在秋风中翻滚着大海一样的浪花。月光醉了，芦花如雪，渔家已不知归路。芦花似雪如海的场景，仿佛在目。

“江头落日照平沙，潮退渔船阁岸斜。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。”这是南宋诗人戴复古的《江村晚眺》。空旷辽阔，晚霞余晖，退潮后的渔船斜靠水岸。立在水边的两只白色的水鸟，见人一跃而起，飞进了芦花丛里。那种幽静的意境美，想想都令人醉了心，醉了情，醉了梦。

诗词里的芦花带着几许秋意，已如此之美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好一番想象。那你看到的芦花呢？

芦苇依水而生，葳蕤一夏。秋风，吹黄了银杏，吹红了枫叶，也吹白了芦花。

秋天一到，黄绿相间的芦荡，毛茸茸的芦花，先淡青，渐微红，再至奶白如雪，在诗人的眼里便成了“秋雪”。当微风吹起时，似絮语吟吟，思绪飞扬。那层层翻动的芦花，如缓缓涌起的波浪，给萧瑟的清秋平添了几分浪漫，几许柔美。

清晨，阳光透过乳纱般的薄雾，洒下一片灿烂在芦花上，映照出柔和的金黄。此时的芦花，仿佛是初醒的少女，端庄矜持，娇嫩而又充满生机。在晨风中，它们舒展着柔软的身姿，轻轻摇曳着，散发出一股青春的气息。

午后，阳光热烈地照耀着一切，芦花也变得更加明亮动人。它们在秋风中翩翩起舞，宛如一位优雅的舞者，尽情地挥洒着对秋的热情。芦花的颜色从罩着光环的金黄变成了雪白，像新娘纯净的婚纱，裙袂飘飘，晶莹华丽。

傍晚，夕阳西下，芦花在余晖的映照下，变得更加柔美温婉。它们如同一群沉静的少女，静静地享受着自然的馈赠，等待着夜幕的垂青。夜色中，芦花就像是一位位幽静的仙子，散发着淡淡的幽香，让人感受到秋晚的神秘与静谧。

芦花，你的风采，温婉如少女。你的亲切，朴实自然。你的浪漫，飘逸如诗。你以自己独特的美丽和姿态，诠释着生命的坚韧和岁月的沉静。

芦花，那是秋日温柔的赠别，也是秋日最后的浪漫。

芦花白了

□赵公友

井塘古村游记

□张洪贵

早闻青州井塘古村名声在外，金秋十月，我驱车70公里，来到了井塘古村。

随着游客沿着一条铺满青石板的林荫小道往前走，大约一公里，就来到了一个小广场，一块巨大的青石上，刻着“井塘古村”四个大字。检票进入后，依旧是林荫石板小道，旁边多了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溪水汨汨流淌。

很快来到村里的古井旁，两棵几搂抱粗的大树冠如巨伞。几块巨大的条形青石垒在井台四周，相距不远，还有另一口古井，怕有危险，井口都用铁网掩盖。井口的青石板上，用井绳磨出一道道很深的洞痕，见证了井塘古村人的历史变迁。

据介绍，此泉常年不竭，到了明朝末年，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，村里人口骤增，水不够吃，村里人就在此泉处深挖十余米，聚得泉源，后井水由井壁溢口流入方形水塘，故名“井塘”，井塘村名也是由此而来。

沿井台不远处是一座石拱桥，桥下溪水哗啦啦流淌。桥头北侧则是村里一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庙，一进入门口，立着一块用青砖灰瓦镶嵌的巨大石碑位，是明末清初时竖立，上面刻有“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”字样。在门口东侧，有一座不足30平方米的戏台，12根直径40多厘米粗的木柱分列两排，上面楼台瓦格，飞檐挑壁，精雕细琢，错落有致，犹如一座富丽的小宫殿。负责看护庭院的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村民，听她介绍，以前村里每年春节都组织唱大戏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捎着干粮来，坐在井台四周看戏。

在一处豆腐坊，主人告诉我，他使用的房子现在是“衡王嫁女史话馆”，主要介绍青州衡王朱载堉的三女儿不图富贵、嫁给一个穷小子的故事。当年，衡王为了女儿回娘家方便，还专门从青州南门到井塘之间修了一条长30里、宽2米的石板路。

这条路至今隐约断续可见，其中张家峪至南阎段，尚遗存150米的完整路段。衡王后又为女儿建了一座仪宾府和管家院，管家院建筑均为四梁八柱，窗台以上是考究的雕花青砖。可惜到了清朝康熙五年，青州衡王府被抄，井塘仪宾府受到牵连，主人当夜远逃，繁华不再。

在井塘古村，有一座张家大院。大院的原主人竟然和我是同根族源，都来自临朐。后人张邦直、张邦彦、张敦善等先后在朝廷做过官，张邦土更是18岁便考中武举人，在当地赫赫有名。来井塘村定居的是明末十一世张弘，后裔逐渐形成了张氏井塘分支。村中看到的古井和进村连接的石拱桥，就是清朝初期张氏族人出资修建的，名曰“凤仪桥”。张家大院历经百年风雨，到了1930年农历四月二十，土匪突袭井塘村，放火烧毁了张家大院及村里的民房。现在看到的张家大院已是几经修缮后的样子。

沿着青石板铺设的小路拾阶而上，站在高处看，除了几处精心修缮后的房子，其他老屋都是残垣断壁。想当初，这座深藏在山沟里的村子，有古道，有山泉，有庙宇，有管家院，有戏台，那是何等的风光和令人向往。历史的变迁犹如村里静静流淌的河水，一去不复返。每一座老屋，都是岁月变迁的见证。我静静抚摸着墙头上的一块块石头，仿佛触摸到了一下下跳动的脉搏，上面留下了多少人的印记啊。一辈辈人怀揣梦想，离开村庄，把家乡变故乡，可一旦离开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村庄的衰落，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趋势，从某些方面讲，也证明了我们的生活正一步步走向富裕。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和爱护家乡的企业家出资出力，将古村落重新打造，让其焕发生机，使历史文化保留了下来，以供后人瞻望和铭记。